

# 副中心探宝之 来老通州 串门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戩

北京通州站地下一层，一场小型的文物展览留住了旅客的匆匆脚步。展览只有34件文物，但是展出文物均出土自北京通州站的施工现场，从汉代到清朝，贯穿中国历史千余年，印证了通州两千年的建城史。这是北京市首次在交通枢纽举办文物展览，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推动“文旅商体展”破圈融合的创新举措。

展览名为“那年来通州—跨越千年的城市漫步”。细细品味，无限遐想。汉唐时期，这里叫路县，是一座商贸云集、烟火鼎盛的小城；进入辽金元，此地始称“通州”，漕运枢纽的地位开始显现；而至明清，通州则成为运河北首、漕运重镇，赢得“一京二卫三通州”的美誉。

本期探宝，咱们就一起搭乘北京通州站开出的时光列车，到各个朝代的通州“串个门儿”。

## 汉唐来通州：古城初现世

时光列车第一站：汉唐通州。彼时，通州的名字还叫路县，也与漕运没什么关系，它只是辽阔疆域上的一座县城。随着考古发掘逐渐深入，出土发现让世人眼前一亮。

展览展出的34件文物中，大部分为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文物，当中包含建筑构件、日常生活器具、生产工具、陪葬冥器等，说明千年前本地曾聚居有大量居民，发现的文物也均与该时期的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快来看，这个文物上面还有铭文。”参观者小小惊呼将记者吸引到西汉时期的“大吉”戳印文器底前。这是一件残损的圆形陶制器底，中间阳刻有隶书“大吉”二字。一旁还摆放着诸多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物，比如一对大小相当的陶釜。两件文物均为侈口、筒状深腹，腹壁斜直，器物外壁装饰有竖向细绳纹。陶釜是汉代最核心的炊煮工具，通常与灶具配套使用，用于煮食肉类、稻谷等。两件陶釜的出土表明西汉时期路县故城居民的饮食生活较为成熟，“釜灶结合”的烹饪方式是当时家庭饮食的典型特征。

展览展出的建筑构件也与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中的展品相互呼应。北京通州站施工时出土的西汉时期卷云纹瓦当颇为精美，两片卷云纹篆刻其上，中间用两道竖线分隔。类似的文物在距离北京通州站1.5公里的路县故城遗址也有出土。路县故城遗址的发现将通州的建城史向前推进了两千余年。遗址博物馆的展厅内摆放着一件西汉时期“千秋万岁”瓦当，与此次展出的卷云纹瓦当形状大致相同。

透过两件瓦当，我们可以一窥西汉时期路县故城的盛况。瓦当是中国传统建筑屋檐顶端的盖头瓦，具有保护建筑和装饰屋面的作用。而汉代县城中一般会包含衙署、仓库、市场、马厩等设施，北京通州站与路县故城遗址中均出现了铭文或印花瓦当，说明汉代时期上述地区有可能存在官署等高等级建筑。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内还存有汉代的城墙遗址，可见遗址所在区域应为西汉时期路县的官署所在地，而不远处的北京通州站应是当时百姓的生活场所。

到了唐朝，此地从“路县”变为“潞县”，遗址中出土的艾演墓志印证了这一点。兰陵人艾演曾担任潞县县丞，墓志中详细记载了他在潞县的功绩。同时墓志中“古潞城南一里平原”表明了墓葬与城址的位置关系，即以艾演墓发现的位置为起点向北是西汉路县的位置。

## 辽金元来通州：潞城变通州

时光列车继续前行，我们驶入辽金元时期的通州。辽太宗耶律德光升幽州为南京，使其成为辽代五京之一。辽代充分开发和利用通州的水陆交通资源，开始借助燕京附近的水道联通漕运。此时的通州虽尚未成为漕运枢纽，却为后续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步入“那年来通州”展厅，两块横印青砖映入眼帘。它们出土自通州站的施工土层，砖面上横印着清晰的图案：一块印着剪刀，另一块印着熨斗，尺寸相仿。剪刀与熨斗，在辽代丧葬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寓意。剪刀象征着对逝者生前生活的延续，也暗含驱邪护佑；熨斗则是熨烫衣物的生活用具，将它印在墓碑上，寄托着逝者在另一个世界仍能享有舒适生活的祝愿。这两块粗粳的砖石，见证了辽代民间工匠的娴熟技艺，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人们对身后世界的温情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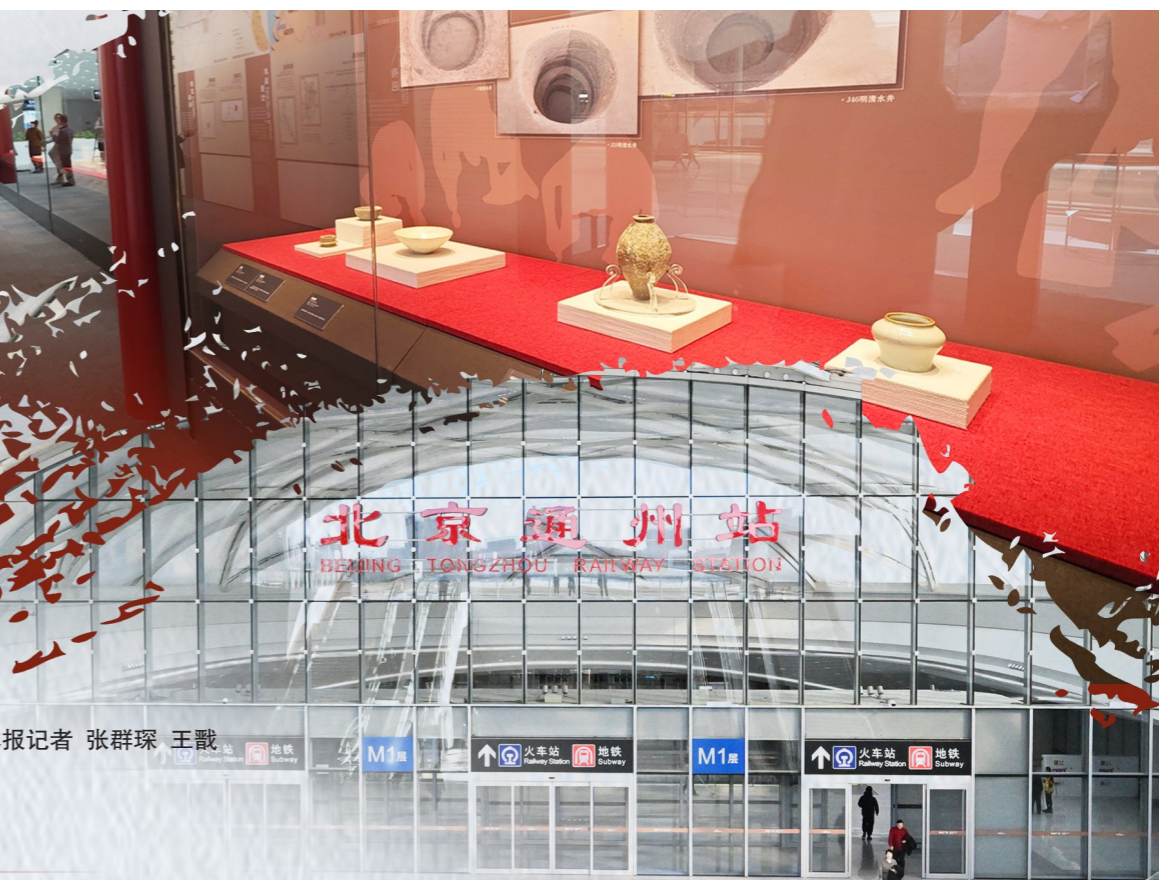
从墓碑探寻通州历史的话，我们还可以在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里找到类似史证。该馆复原了一处辽代砖室墓，窗户、柱子、斗拱等中国古代建筑元素一应俱全。当年，这座辽代砖室墓在发掘时，考古人员发现墓顶虽已坍塌，但墓室、墓道保存完好。一点点清理后，发现整座墓室的砖雕十分完整，正对墓道的是一处假门，周边建筑构件精细考究，生动展现了墓主生前的生活状态。

此外，在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还有一座金代壁画墓。通州多河富水，地下水位高，黏土质土壤本不利于壁画保存，然而这座墓却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墓室内，备马图、掌灯图依次铺展，一侧还绘制着夫妇宴饮图。画中的男主人常见的金代壁画形象不同：他没有正襟危坐，而是一条腿搭在椅子上，坐姿十分放松随意。遗憾的是，这座墓中没有出土墓志铭，这位坐姿潇洒、有仆人备马的墓主人究竟是谁，至今成谜，却让我们一窥当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一瞬。

“通州”这个名字从何而来，我们从金代就能找到出处。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金海陵王完颜亮鉴于潞县物资转运的枢纽地位，升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有一块金代石宗壁墓志铭，墓志中两次提到“通州”：开头的“通州乡贡进士郑肩撰”，介绍了撰写者是一位名叫郑肩的通州当地乡贡进士；结尾的“大定十七年四月四日，葬于通州潞县台头村之新莹”，则是“通州”二字第一次出现在历史的文字记录中。

金代的通州，已成为运河上的交通要道与物流集散地。公元1153年，完颜亮迁都燕京，称“中都”，通州成为金中都城东部的重要门户。下辖潞县、三河县两县，凭借水陆交通之便，通州亦成为金代造船练兵的重要基地。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北京）后，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裁弯取直”，使运河水道从杭州一路北上直抵通州，奠定了京杭大运河的基本形态。元代同时大力发展海运，形成了“河海并行”的漕运格局，确保都城物资供应的稳定。后来通惠河的开通，使货物、漕粮、文人墨客能够直抵大都城，积水潭也成为当时大都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在“那年来通州”展厅内，有一幅《元大都城通惠河源流图》，上面清晰可见通惠河的走向与布局，让人不禁感叹这项古代水利工程的卓越智慧。



北京通州站

本报记者 张群琛 王戩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北京通州站



## 明清来通州：漕运甲天下

本次时光列车的最后一站是明清时期的通州。“车门”一开，扑面而来的是运河上桀骜如林的壮阔景象，耳畔是纤夫的号子与码头的喧嚣。“一京二卫三通州”响彻大江南北。

在展厅里，一个缸胎素面的明代鸡腿瓶静静陈列。它小口、溜肩、腹部修长如鸡腿，因而得名。这种形制的容器，本是辽金时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典型贮藏器，用来盛放奶酒或清水。在辽墓的宴饮壁画中，它们或插在木架上，或下半部分直接埋入地下，用以降低温度、保证液体质量。到了明代，这种器型仍在烧造，器身逐渐向中原的梅瓶靠拢，成为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在通州这片土地上交融的见证。

旁边摆放着一件清代的白釉罐。直口微侈，圆肩鼓腹，通高不过九厘米出头。白胎细密，釉面莹润，口沿一周施着酱釉，内外壁白釉微微泛灰。它不是什么宫廷珍玩，只是一件寻常百姓家盛放调料、小件物品的实用器。敦厚稳重的模样，仿佛刚从灶台边被主人随手拿起，还带着市井烟火的气息。

明清时期的通州作为漕运重镇，水路要冲，许多南方瓷器也在当时因运河而北上。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清景德镇窑青花御窑厂图圆瓷板便是当时的代表之物。景德镇御窑厂是明清两代宫廷瓷器的专门制造场所，明清时期御窑运输的主要方式是水运；景德镇御窑至饶州府河装裁，经鄱阳湖、长江，在扬州转京杭大运河直达京师。这件瓷板采用青花料绘制景德镇图，画面以景德镇珠山御窑厂建筑群为中心，运用中国传统绘画的平远法，将御窑厂及其以北的街市巧妙地浓缩在圆形画面中。昌江上船只来往，运输繁忙，泊岸桅杆林立，呈现出“舟帆日蔽江来”的盛况。

跟随运河北上而来具有代表性的，还有一件清乾隆款景德镇窑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套瓶分内外两层，内层青花，外层粉彩。瓶颈绘粉青地粉彩缠枝花卉及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施紫金釉，上绘黑彩及金彩缠枝花卉。外层腹部六面各有一镂空粉彩花果纹开光，绘灵芝、佛手、桃、枇杷等瑞果，镂空处可见内层青花缠枝花卉。底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套瓶为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于乾隆八年创烧，制作工艺极为复杂，须多次施釉加彩入窑烧制而成。

从“大吉”戳印文器底，到卷云纹瓦当；从两块横印的辽代青砖，到一件游牧遗风的明代鸡腿瓶；从金代墓志上首次出现的“通州”二字，到清代白釉罐上温润的釉光……一眼千年看通州：它因水而生，因漕而兴，从一个小小县城，成长为“漕运通济”的天下要冲。

列车到站，车门缓缓打开。我们回到北京通州站的地下一层，这场小型文物展览依旧在灯火通明中静候着南来北往的旅客，讲述脚下这片土地和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

京唐及城际铁路考古发掘现场航拍全景